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

冬至阳生待春来

■ 管淑平

有青春、成长、衰老。”如此看来，冬至就并非只是冬季寒冷的抵达，而是春天生机与朝气的先行者，是一年四季的轮回和开始。北半球的冬天，下雪的日子其实并不多，暖阳占据了大半。这正像我们人生经历的见证：冬季已来，春天不远。

冬至，并不简单意味着降雪、降温，还包含着一种古朴的哲学思想。古代的人们认为，万物的运行其本质在于阴阳的变化。一年四季分阴阳，春夏属阳，秋冬属阴。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长之至，所谓“冬

至”。一年之中阴气最为旺盛的日子在冬至，也就是阳气开始复生的时候。古人认为，自然界的阴阳二气，往往处于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制约的方面，两者的转化其实是一个此消彼长、否极泰来的过程。这其中也寄托着古人诸多朴素美好的愿望。

古人将冬至分为三个阶段：“一候蚯蚓结；二候麋角解；三候水泉动。”泥土中的蚯蚓蜷缩着身体，在山野中活动的麋头上的角此时渐渐蜕化、脱落，地下的泉水缓缓流动而且散发着温热。这正是阳气初生的征兆，但由于此时阴

气尚又浓厚，因此，万物都呈现出一种犹似沉睡的状态，其实，正是趁在冬天的这段时间恢复元气。只有经历过冬天的萧瑟，才会迎来真正的成长和蜕变。

北方素有“冬至饺子腊八粥”的说法，吃饺子、喝腊八粥是为了保住元气，抵御数九天的寒冷。民间流传着“十一月，冬至到，家家户户吃水饺”的说法，这种习俗，是因纪念“医圣”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。一盘饺子，一碟香醋，几瓣蒜头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饺子，聊着家长里短，其乐融融，纵使天再冷也能感受到温暖。

冬至已然来临，冬天已经过半，让我们带着对生活美好的憧憬，行走在深冬，行走在通向来年的时光里，努力而心怀希望。

纵然生活有时候的确会让人疲于奔命、鱼头烂额，但那些期待中的愿景，也如这冬至一样，会在来年的春季，萌芽、生长、长出一片繁盛来。



枇杷花

■ 江初昕

祖母家大门口是一块开阔的平地，俨然一个天然的植物王国，那里有翠绿的紫竹、高大的桃树，以及南天竹、构树等等，最显目的还是那两棵树冠如盖的枇杷树。枇杷树终年绿意盎然，浓密的树叶宛如两把撑开的大伞一般。枇杷树下也是鸡、狗的乐园，夏季阴凉，雨天又能挡雨。最喜是冬季，满树的枇杷花迎着风霜雪雨悄然绽放了。

枇杷树那么高大，但它的花儿却很不起眼，甚至用其貌不扬来形容也不为过。没有牡丹玫瑰的娇艳迷人，也没有桂花茉莉的馥郁芳香，枇杷树顶端的枝头上，宽大的叶子宛如众星捧月一般，弯曲的枝头上缀满了毛茸茸的叶柄，叶柄中心挤挤挨挨地缀满了枇杷花。细小的枇杷花微张开花瓣，一副害羞的模样。一簇簇枇杷花挤得相互拉扯着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，挣扎着向外边挤去，好汲取更多的阳光和雨露。粉白色的花瓣，每五瓣围成一朵，有的像谛听晨曲的小耳朵，有的像播报春讯的小喇叭。嫩白的花蕊吐出鹅黄的蕊丝，丝丝缕缕平添了妩媚。层层叠叠的枇杷花，花蕾个头很小，小到不愿意独立绽放，她们总是几十朵、几十朵地簇拥成团，堆放在枝叶梢头。悄然开放的枇杷花，瞬间惊艳了萧瑟寒冷的冬日。

都说树大招风，叶大招雪。在萧瑟的寒冬，大多数的树木都凋零了树叶，进入冬眠状态，休养生息，等待来年蓄势待发，而枇杷树却不然，经冬犹绿的树叶在萧条的寒冬中尤显得精神抖擞，挺立于寒风当中。特别是一场大雪过后，巴掌大的树叶承积了累累积雪，枝条压弯了，树干也倾斜了，一副肩负重荷的样子。枇杷树的树枝柔软，很少看见有被大雪压成残枝断叶的。难能可贵的是满树枇杷花迎雪怒放，似乎将严霜冰雪当成励志的格言和前进的动力，愈是数九寒天，愈是精神百倍。翩然而至的雪花覆盖了花儿，越积越多，花儿在积雪的堆积下依然绽放自如。雪终于停住了，很快开始消融。枇杷树上“簌”地一声掉下一捧积雪，随即树枝弹起，又是一阵“哗啦”落雪声，让路过的人冷不丁地吓一跳。残雪融化成了冰，把枇杷花包裹在其中，宛若晶莹剔透的水晶一般，甚是可爱。

雪霁天晴，久违的暖阳露出笑脸。枇杷树更加精神抖擞了。而满树的枇杷花迎在冷冽的寒风灿然绽放，细小的花儿享受着暖阳眷顾，不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一时间引来无数的蜜蜂“嗡嗡嗡嗡”上下翻飞忙采蜜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不是春光胜是春景。环顾四周，残雪消融，在这个满目萧条的季节里，能在寒冷的冬天开花的植物有几个？再看看眼前满树的枇杷花，顿时让人内心深处对枇杷花多了些敬意。

凌寒独自开的枇杷花早得到过诗人的留意和赞美，宋代赵蕃《冬日杂兴》中写道：“杨柳迎霜败，枇杷隔岁花。”同样是宋代的诗人董嗣英《枇杷花》也写：“花开抵得北风寒，果收初夏摘金丸。”

腊味

■ 王太生

梁实秋《雅舍谈吃》中回忆，真正上好的腊肉他只吃过一次。那是抗战初期，先生去湖南拜访一位朋友，那个朋友家道殷实，在湘潭城内有一所很阔气的大宅，宅子里有一个宽敞的厨房，房梁上挂着好多鸡鸭鱼肉，底下堆满了树枝干叶之类，正在冉冉冒烟。晚上朋友招待他，到厨房取下一块腊肉，“刷洗干净，整块地蒸，蒸过再切薄片，加青蒜炒。”主菜是炒腊肉，再来一瓶温州烧酒，宾主尽欢，此后在别处的餐馆里吃炒腊肉，都不能和这一次的相比。

腊味不只是一道美味，更承载着千百年的传统以及感情的食物。它是风吹出来的。这样的味道，腊月里才有。凛冽的风吹透肉食的纹路肌理，也把冬天的味道浸进去了。或者腌一只鸡，把鸡悬挂在风口慢慢地吹，吹干的鸡，又叫风鸡，搁到锅里蒸，腊香四溢。

寻常百姓过年，在集市上刺一块肉，拎回去，用细细的盐小心地码过，挂在屋檐口，那块肉就成了腊肉。儿时，外婆买新鲜的带皮五花肉，分割成块，用盐和花椒、八角、茴香等香料腌渍在一只陶缸里，再将五花肉风干，渐入佳境。

乡村里的腊味，用树枝、柴草慢慢熏烤。挂于灶头顶上，或吊于烧柴火的烤火炉上空，利用烟火慢慢熏干。熏好的腊肉，表里一致，煮熟切成片，透明发亮，色泽鲜艳。

我曾见到一农妇扛着竹竿挂着十几只腊鹅，在赶日头晾晒。一抬头，见到树上悬着几只琵琶腿，以一棵冬天的树为隐约背景，就在陌生路人的头顶，想那腊味在高处，寒风透彻，多待些时日，便滋味入骨了。

有些腊味不在意吃，而在意收藏和保存。徽州古村西递的老宅里，我无意中瞥见一户人家，房梁上挂着色泽油亮的老腊肉，在朦胧的光线中，半明半暗，老宅里也就飘忽着一种宁静旷远的旧年味道。

腊味是一种意境。家家户户，老墙上挂的、屋檐下吊的……叮叮当当，颇显阵势。一根长竹竿上，晾挂一串鸡鸭鱼肉，也不怕显财露富。是小人物烟火苍生的一种萃取、表达和升华。有色有形的腊味情调，像小说、戏曲、书法、绘画一样，渗透到质朴无华的居家生活。

腊味是俗的，有时却又点缀和铺陈一种意蕴和节奏。有一次，在一家小餐馆里，我在厨房和一个人说话，那个厨房后院的天井里有一根绳子上挂着猪耳、香肠、风鹅、猪舌，远远地看去，就像悬挂在灰黑的屋檐空间下的一溜色泽金黄的味觉道具，忽然觉得，那串腊味大概不是预备着吃的，而是用来渲染一个餐馆的氛围。

快递一箱乡愁

■ 赵自力

这个季节，街上吃烤红薯的格外多，满大街都飘着红薯的香。那香味浓浓的，直往鼻子里钻，经不住诱惑的我也买了一个尝尝，味道还可以，但总感觉没有老家的那个味儿。

红薯在老家又叫苕，我们是吃着苕长大的。那时候粮食紧张，苕因为高产好吃，家家户户每年都要种很多。后来条件好了，人们还是习惯种它，红薯无论是拿来煮稀饭，还是烤着吃，味道都特别好。

我和妹妹读小学时，每天的任务就是煮一小锅苕，吃不了的就喂猪。那些土里土气的苕，不仅喂养着我们长大，也把猪喂得肥肥的。也许，这也是我多年来对老家的难以忘怀的原因吧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，除了春节，几乎很少回家。在外呆的时间长了，就有点想家，冬天里特别想念老家的苕。那滋养我们长大的苕，似乎嵌进了灵魂里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。父亲为了让我过年时能吃上苕，专门请人在后山上挖了石洞，把一袋一袋的苕储藏起来。所以每年春节回老家，我都要带些苕走。

今年的“双十二”刚过，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快递，我忙得不亦乐乎。有天，快递小哥搬下一个纸箱，让我签收。

正当我拿起笔习惯性地签收时，纸箱上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上面的地址是老家的，难道是家里寄来的？我掂了掂箱子，特别沉，再看纸箱上的厂家，写着某某苕加工厂，而地址就是老家村里的名字。老家有苕加工厂了？我怎么不知道。

回到家，我带着疑问打开了纸箱，大大小小的苕装了一整箱，一看就是好吃的模样。“妈，那苕苕是您寄来的吧？”我赶紧跟母亲打电话。“是呀，你收到了吧。”母亲高兴地说，“家里今年建起了苕加工厂，我和你父亲在村里就能打打工，挣点零用钱，还有就是现在快递非常方便，打个电话就有人来上门取件。”母亲显得非常高兴，说了一大通话。末了，母亲欣慰地说：“吃完了还有，随时可以寄给你。”

我把母亲快递的苕洗净蒸好，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。我小口地吃着，品尝着老家乡愁的味道。老家的苕，慰藉着我的思乡之情。



玉树琼花 孙世华摄

呆呆冬日光

■ 耿艳菊

幸福却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。

记得每年放寒假，屋子里没有暖气，冷得直让人立即要把手缩回去。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，预报说有雪，欲下未下的样子。突然就想起明媚温暖的阳光来。

冬日里，雪花飞舞，琉璃世界，固然是浪漫的、风雅的。但还得是“果果冬日光”是寒冷冬日里的雪中送炭。

只要有阳光的日子，人的心情似乎也不会太差。往阳光下站一会儿，晒得浑身暖暖的，不好的情绪也会被晒化了，内心不知不觉就温柔平静了。

小时候，家里也是四合院，农家的院子比城里宽敞多了，阳光最好的时候直接铺满了整个院子，金光闪闪，明丽温暖。家家户户都喜欢把衣裳被子抱到院里晾晒。经过晾晒后的衣裳和被子会留有阳光暖暖的味道，尤其是冷飕飕的晚上，钻进被窝里的时，不会那么冷冰冰的，而且能闻到阳光的香味。日子虽艰辛，而这样简单的小

冬至，是深冬的开始，是万物沉潜、休养生息的时间。每当冬至到来，总能真实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紧迫感，挂历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纸页，提示着我们旧的一年即将过去，新的一年又将来临。

“清晨帘幕卷轻霜，呵手试梅妆。”前几天悄然来临的寒潮，带来了银装素裹的雪景，一夜之间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窗外的世界，被雪花覆盖，一片白色。看不见路人匆忙的背影，听不到鸟雀的啼鸣，日子俨然掉进了一个大窟窿，静谧、幽邃，如隐者一般默默地修行。

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，似乎总能早早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。大雪无痕时，就轻轻地哼着“吃了冬至饭，一天长一线”的歌谣。过了冬至，白天就越来越长。

记得林语堂在《京华烟云》里这样写道：“在冬至，白昼渐长，阴的力量开始衰退；冬至的开始在夏至，那时白昼渐短，阳的力量开始衰退，阴气渐盛。所以人生也是按此理循环而

夕阳无限好 何惧近黄昏

■ 代蕊

自大雪节气后，全是几个阴天，而气温也是一日低过一日。

去教室上最后一节课，给孩子们讲做过的试卷。由于天气阴沉，加之又是最后一节课，我和学生的兴致都不是很高。讲着讲着，顿觉教室里明亮了起来，一看，原来是夕阳出来了。橙色的阳光从窗外外的金属栏杆照了进来，照在了绿色的黑板上，照在了教室的墙上，照在了孩子们课桌上，更是照在了他们的一张张小脸上……

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怔住了，为这一刻的光影而着迷。我知道，这样美的片刻，我不能独享。于是，我让孩子们短暂地停下手中的笔，我们一起看向窗外。

此时，一轮浑圆的夕阳正斜挂在远处山巅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山显得更沉寂了，有了许多的暗影。而山下的江面，也显得非常平静，像是用熨斗熨贴过了，没有一丝的波纹，也没有一丝的涟漪。这一江的水将江上所有的景都倒映在了江面上；江面有山、有树，还有房屋，更有一抹斜阳……

“哇！好美的夕阳啊！”“代老师，现在的情景和我们学过的《暮江吟》很像啊。”这个孩子的话音刚落，全班就一起将我们第一单元学的《暮江吟》前两句背了出来：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

特别是那一句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，讲这一句时，是雨天，我便只从字面意思给学生做了讲解，生怕学生们难以理解。但是有了此时这短暂的停留，我想，当他们以后再次背起这句诗的时候，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眼前这宁静美好的画面。

“代老师，这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了！”突然一个孩子冒出了这句话，她的这句话如同一阵微风吹进了我的心里。果真，孩子们全都是天生的小诗人，这样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甚至在成人听来有一点儿傻气的话，但从孩子们的嘴里说出来，竟变得如此的诗意。是呀，这是我和他们在一起的第二个冬天了，接下来，我们还将在一起度过第三个、第四个冬天。

学生回到座位上写作业后，我继续欣赏着这一刻的光影，环视着这间小小的教室。我承认，这一刻，我是感动的，既感动于这无限温柔的夕阳，也感动于自己能身为老师，能与他们相互陪伴走过这几年的光阴。当然，我更感动的是此刻的氛围，这样一种天长地久的氛围：我们聚在这间小小的教室里，度过一个又一个平淡的日子。

在这间小小的教室里，他们认识了一个个生字，学会了一个个词语，从会说一句完整的话到能写出一段完整的话。他们的作文本上，从最初的一两句话，逐渐写到了现在的一页甚至两页……时光就这样从窗外流过，从书本间流过，从教室里流过，更是从我的青春中流过。

我甚至常常觉得，不是他们需要我，而是我需要他们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对待我要比我对待他们要宽容得多。我偶尔在黑板上写错了字，他们会提醒我，我改了便是。而他们若是写错了字，我的指责总是从这个字延伸到他们平时的表现；我有时候没把平翘舌读对，他们会一起纠正我，之后依然十分信任我。而若是他们谁读错了，我可没这么好的耐心，准是要数落他们“读书不认真”……

孔子说：“教学相长也。”以前不以为然，总觉得一站上讲台，整个教室就应该由我说了算。而现在随着年岁增长，跟孩子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就越来越觉得他们比我更懂得如何去包容和宽容。而我能做的，就是不断地去精进我自己的教学能力，尽力扮演好一个陪伴者的角色。

当我转变了自己的观念后，我发现，孩子们带给我太多的惊喜。他们会自己组织早读、抽背，相互督促。他们还会自己组织语文小剧场，从布置场地、主持、完成表演到最后的评比，我仅仅是适当地给了些建议。虽然前几次略显慌乱与生涩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已经全然形成了一套标准流程了。

看到学生不断地成长，不断地去尝试、去努力，我的内心涌出了无限的骄傲与自豪。我知道，就如同这短暂的夕阳一般，我们做老师的，能陪伴孩子们的也仅仅是很短的一段岁月。但这一段一段的岁月铺开，就是我们几十年的教学生涯。因此，我们理应更加珍惜这些瞬间的感动与美好。

一谈起“夕阳无限好”，大家都会不自觉地背出下一句“只是近黄昏”，但我想，只要我们未曾虚度光阴，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，那又何惧近黄昏？